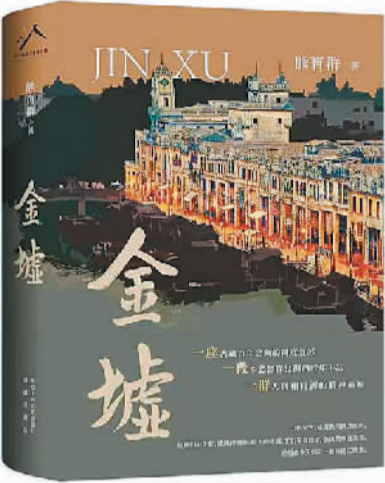




熊育群 郭红松绘



长篇小说《金墟》书影

◎ 创作谈

由陌生到熟悉的艰难跋涉

熊育群



赤坎风光

赤坎镇街图

史来反省战争，从缘起、发展到全面
来探索和反思战争本质，它实质上是一部救
亡之书、和平之书。《己卯年雨雪》出版后，被译成德文、英文、俄文等，很快就在国外出版。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小说连续两届被国外学者研讨。一些当年的侵华日军，甚至来到“营田惨案”历史现场忏悔，并在樱花树下呼唤世界和平。

创作《金墟》的困难远远超过《己卯年雨雪》。除了同样不熟悉之外，其纷繁复杂如一堆乱麻：时间跨度100多年，甚至延伸到几百年；空间从东方到西方；两大家族牵涉的人物众多，还有家族之外的传奇人物、参与项目开发的镇政府与两家大公司……怎么写，写什么，都是问题。

二

5年前，我飞越太平洋，来到美国。我不懂英语，看着我跟妻子两个人下飞机，连乘务员都表示担忧。我找到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司徒氏，住到唐人街，又住进一位伍姓华侨家里。接着，在华人作家、诗人的帮助下，我登上了当年拘留囚禁华人的天使岛；来到斯坦福大学，寻找那颗太平洋铁路通车时打入连接处的金钉，它收藏在这所大学的博物馆。在加州、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犹他州、爱达荷州，我寻找留下华侨足迹的伐木场、太平洋铁路、渔民村……

出国之前，在开平的采访就已经开始。我无数次从广州驾车前往，但采访收效甚微。回到当地的历史，老人们都摇头。历史常常轻易就被遗忘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山西人奇迹般出现了，他对两个家族的历史了如指掌。几年前，他从深圳来到赤坎，在临江的街面开了一家茶馆，茶馆里摆满他收集来的文物。他卖的不是茶，是故事。赤坎几百年的历史在我眼前浮现，夏天灼热的阳光下，他带着我一个村一个村实地走访。

更庆幸的是，广东开展“改革开放再出发”作家深扎创作活动，我到江门挂职宣传部副部长，住到了开平的塘口镇。我不再是局外人，开始深度参与赤坎古镇的旅游开发。

我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婚丧嫁娶我参与其中，翻新房也有人请我去奠基，生病了有人给我送药……这块土地由陌生到熟悉，我对开平的了解超过自己的家乡，我的人生轨迹也因创作而改变。

三

挂职进入后期，我开始考虑写什么和怎么写。以前写长篇我没有列过大纲，这一次早早就开始列了，我把重要的事情列出来，思路渐渐清晰：我先设定主要人物和主要场景。海外相关联的地方则选择了旧金山，相对应的，旧金山也

有两个时期，一个是百年前的，一个是现在的。两个家族以司徒氏为主，关氏为辅，徐氏作为补充。人物主角一个是现任镇长司徒誉，一个是建城的司徒文倡，后者是前者的曾祖父。

漫长的岁月，他们两个人处于不同的时空，司徒誉在他曾祖父去世30多年后才出生，两者如何产生关联？赤坎与旧金山相隔万里，两地的生活又如何连成整体？被分隔的时空需要打通，百年历史必须血肉相连。

对赤坎越了解，我越不能舍弃赤坎的名字，名字本身的故事就很神奇；家族的名字跟家族的迁徙历程等不可分割，无法做到张冠李戴；还有真实的事件、地理，都难以割舍真实的名字。我打算用真名真姓真地方。但是，用真名真姓麻烦很大，我可能会被卷入现实的矛盾中，还有牵涉的史料、历史与现实事件都不得有误，需要做大量严谨的考证工作。然而，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虚构与非虚构的关系又将如何处理？

面对古镇特有的百年传奇，我追求一种类似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但真实的因子越来越多，必须得把虚构、非虚构打通，小说风格自然要跟随题材和意图而变。我想到了库切的《耻》，那种非常逼真又小说味浓郁的作品，也许写起传奇来更具震撼力。魔幻将带有非虚构的气息，它是真实命运的呈现。

这一切对虚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虚构几乎无处不在，却要让虚构无迹可寻，让小小说真得像非虚构作品，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不同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手法不一样，几无经验可循。我的观点是，写作就像万物生长一样，自有它的规律，我要做的便是随物赋形。《金墟》的实与虚、海内与海外、现在与过去之间形成了二重奏。小说完成稿与大纲差异很大，无论人物、情节还是语感，它们都有自身的逻辑，人在哪个山头就唱哪个山头的歌。

进入创作，我辞去了行政职务，在大雁山上把自己封闭起来，与蛇虫为伍。小说从赤坎古镇旅游开发切入，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在横跨太平洋两岸的宏大时空与地理中，由两大家族代表人物展现出全球视野下的传奇人生与生活、家国情怀与命运。小说既书写中华文化传统的赓续、社会变迁与生命历程，又挖掘民族性和人性之光，家族的历史、古镇的历史、华侨的历史，甚至广东、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交融一体，风云变幻。我力图写出一种史诗性，也因为这一背景，乡村振兴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还有了辽阔的广度和深度。

回首那些青灯孤影中的日日夜夜，《金墟》无疑是我最难的一次跋涉，也是突破自我的一次有益尝试。

改革叙事的回温

——评水运宪《戴花》

尹林

改革文学虽然有其理想与浪漫
想象，但更多还要归于“现实主义”。反而，那些完全对现实进行复写式描摹的作品，我们叫它“自然主义”。读完作家水运宪的长篇小说新作《戴花》，这种命名上的歧义突然有了一种新的解释：文学的“现实主义”与否，不仅应看其对生活的还原度，更应看其关注的问题，能否够格称为“现实问题”。所谓现实问题，就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最迫切、最无法避免的需求，也是社会性与个人性发生冲突时最直接体现出的难题。

改革开放以后，文学书写除了关注国家、集体的宏大叙事，也渐渐开始关注个人的精神和物质需求。改革文学努力尝试对集体与个人的需求进行最大程度的全面关注。不过，随着经济飞速发展，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也开始出现个人化叙事越来越强的倾向。虽然改革文学的时代底色依旧存在，但一方面文学史叙事多采用“进化视角”，将改革文学仅作为当代文学演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通俗文学中虽有改革元素，却存在一种没有深度的成功学叙事，导致改革题材很长时间内陷入两难境地。

水运宪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为人所知，堪称改革文学的一线作家。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作家，也为《戴花》整整沉淀了40年。其中有对自己文学积淀的耐心，亦包含对社会发展的某种信心和决心。这种信心与决心是：在中国，无论经济如何发展、社会如何变迁，认真书写现实，试图将现实与理想进行调和并努力赋予其艺术性的作品，永远都是立得住脚的。从这一点来说，世界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需要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社会来不断进行自身的变革。

《戴花》以工人莫正强为中心，集中书写了他与徒弟两代人的理想与心路历程。莫正强不是一个完人，但与他有崇高的理想并不冲突。一方面，他会为了儿子的病而拿公家的钱，对自己的徒弟也有所防范，生怕被那些上过大学的徒弟打“翻天印”。但他的理想是朴素的——“要戴就戴大红花，要骑就骑千里马”。“戴花”在这里其实是一个符号性动作。大红花

在这里连接的是社会乃至国家。来自这两者的认可，对那个年代的工人是终极目标。小说放到现在来读，字里行间依旧是朴实的。莫正强作为厂里的“技术权威”，也有架子，当徒弟杨哲民想要技术革新时，他的情绪是复杂的。对于莫正强这样的人，厂子就是他的一切，技术就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当别的厂子高薪挖他的时候，当自己的徒弟同时被选为劳模的时候，他却有一种相当强的底线思维——一切为了厂子的发展。

这就回到了我们起初所说的“现实问题”。为什么时隔半个世纪，水运宪要给我们看这些工人在艰苦岁月中的高尚？其实，如何在条件艰苦的岁月中发展，正是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果没有一种超强的主体信念，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无法完成一系列发展与变革的。所以，近期如《戴花》《人世间》等小说的走红，其实并不是一种突如其来怀念，它们共同组成了一种文学现象，提醒我们从祖国自身的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这才是既属于我们这个国家、又属于这个时代的宝贵意志。

因此，当我们强调文学的主体性时，不能仅仅强调文学所写的主体是“人”，也需要注意“人”这个主体在写，从而有所选择。无论是写作者还是文本内部的人，都要放在历史中衡量，才能彰显出真正的价值。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研究员)



助推新时代中国文学走出去

“扬帆计划”文学沙龙在京举办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办公室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的“扬帆计划”文学沙龙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14位海外出版人和汉学家与熊育群、叶弥、叶舟、徐坤、石一枫等中国作家围绕“古老文明的诗意表达”“古村落的变迁与新生”“小说与时代的对话”“现实书写的多重面向”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入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扬帆计划’”的作品《金墟》《不老》《凉州十八拍》《神圣婚姻》《人魂枪》成为本次沙龙活动的讨论重点。这些作品或厚植历史文脉，书写中华民族坚毅性格，或瞄准时代前沿，讲述现代都市鲜活故事，出版后引发广泛关注。

海外嘉宾埃及希克迈特文化发展集团总经理艾哈迈德·赛义德、加拿大汉学家李季、土耳其实业银行出版社出版顾问吉米·乌兹别克克斯坦出版社

编辑总监阿卜杜拉·沙罗波夫分别代表4个讨论组总结发言。他们表示，中国当代文学不仅展现了中国改革与发展成就，也深刻反映了人在时代浪潮下的生活状态、自我成长和对未来的美好期待。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是将世界各国人民紧密联系起来的重要途径，希望更多优秀中国文学作品走进海外读者视野，与世界各地读者产生共鸣。

据了解，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2022年7月启动以来，已支持36个项目，包括王安忆的《五湖四海》、王跃文的《家山》、叶舟的《凉州十八拍》、葛亮的《燕食记》、魏微的《烟霞里》等20部作品已出版。为加强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翻译、出版与传播，有效推动新时代中国文学“走出去”，中国作协启动作品对外推广交流重点项目“扬帆计划”，目前已出版的20部作品均已签署多语种版权输出协议，将在海外翻译出版。

点校本、影印本《明文海》：

全面展示明代散文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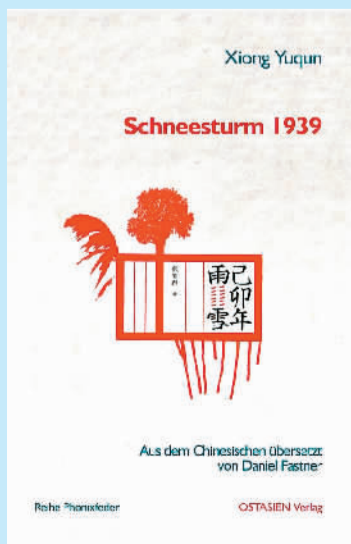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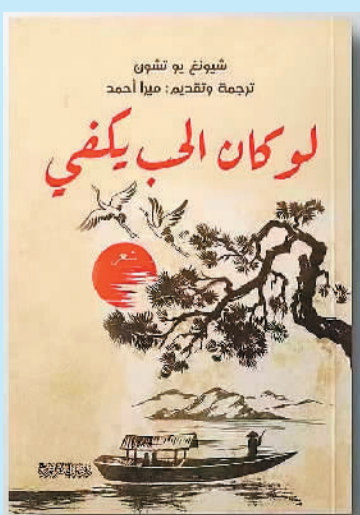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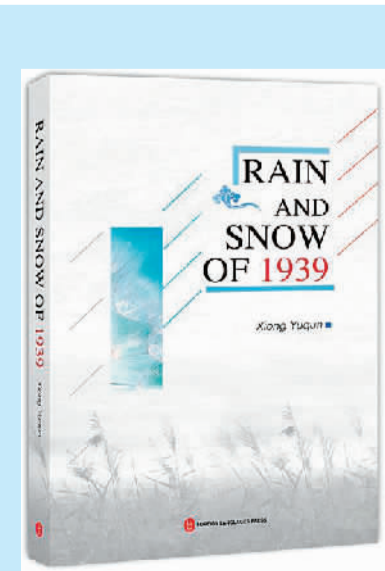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人民文学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明文海》点校本、影印本出版发布会在京召开。

《明文海》点校本、影印本是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黄灵庚教授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文海》《明文案》《明文授

读》及张宗祥《增订明文海》整理与研究”成果，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明文海》点校本、影印本首次对《明文海》进行全面校点整理，附收《明文案》《明文授读》二书所载而未见于《明文海》的选文，庶几一编而兼备三书。这一最新出版成果以浙江图书馆藏482卷抄本为底本，参校《四库全书》天津阁钞本、文渊阁钞本、文澜阁钞本、涵芬楼钞本、静嘉堂钞本等，并酌情参校选文作者别集及明代其他文献。底本有目无文者，据《明文案》《明文授读》、作者别集及明代其他文献补辑。

据了解，《明文海》是明代文学选本中的翘楚，该书的重新整理出版，为今人了解明代散文成就提供了原始材料，将有力推进明代文学乃至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研究。



熊育群作品外文版书影